

新西兰集会 纪念四二五十七周年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 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奥缇亚 (Aotea) 广场举行了“纪念四二五万人和平上访十七周年”集会。集会上, 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功法展示、酷刑模拟展示、反迫害征签和现场发言等多项活动。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 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诋毁法轮功。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 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罗干命令天津市当局出动三百多名防暴警察, 驱散并殴打陈情的法轮功学员, 并抓捕了四十五名学员。法轮功学员到天津市政府要求放人, 被告知: 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 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 在四月二十五日, 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 向中央政府说明情况, 要求当局释放在天津被暴力抓捕的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 同时要求当局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合法出版, 并给予法轮功修炼民众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



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大上访。法轮功学员的平和理性赢得举世赞誉, 但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却心怀恐惧, 以此为借口, 于当年七月发动了大规模迫害。

原清华大学副教授王久春女士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三年间六次被强行洗脑, 多次被抄家, 四次被关押看守所, 非法劳教一年半, 期间还被殴打、侮辱、冷冻和灌注不明药物。如今来到新西兰的王女士在发言中

说: 十七年迫害中, 至少八十多名清华大学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判刑、劳教、绑架洗脑, 刑期最长达十三年。

在三个小时的集会中, 很多的过往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

四月二十五日晚, 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的路边拉开了百米长的队伍, 没有喧哗与口号, 只有舒缓的炼功音乐在空中飘荡。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中男女老幼静静坐在那里, 无声控诉着中共的罪恶。◇

湖北咸宁市罗瑛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三六电机厂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罗瑛, 曾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 多次被中共迫害。二零一五年六月, 罗瑛加入诉江大潮, 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控诉书被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签收。

罗瑛女士学了法轮功后获新生, 但在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其“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



酷刑演示图: 野蛮灌食

自杀”的指令后, 罗女士受到残酷迫害, 曾遭受了八次非法关押、二次非法劳教、二次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四次非法抄家, 劫走了很多书籍、电器。她说: 当时我的小儿十岁, 一个人在家呆了一年八个月, 我由于被非法关押而不能照顾小儿。这是虐待儿童的犯罪行为。迫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造成了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非常大的压力和损失。

以下是罗瑛诉述的控告事实和理由: (转下页)

(接上页)我是罗瑛,原咸宁市咸安区三六电机厂退休职工,女,六十三岁,在炼功前,我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夏天不能穿裙子和短袖衣服,不能喝冷水,不能吹电风扇,旁边有人吹风扇,我自己就感到寒冷刺骨;还有长期失眠症,经常到医院诊治,是有名的“药罐子”,西药、中药和民间偏方都吃过了,但是没什么效果,把家人拖累得很厉害,我的丈夫为此积劳成疾,于一九九四年正月去世,把四个孩子留给了我。

我身体本来就差,还要照顾四个孩子,真是苦不堪言。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学法轮功后,疾病一个月不到就不治而愈了,身体健康,家庭和睦,道德升华,觉得能得到法轮功,内心感到实在是太幸福了,从此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孩子们看到我的变化,就鼓励我说:“妈,真善忍好,你就坚持好好修。”他们都看了大法书,大法在他们心目中扎下了根,知道做好人。

一、到北京上访被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三六电机厂厂长严良成(男,六十五岁)、保卫科科长、党支部书记伙同咸安区南山派出所警察,要我写所谓“保证”、交书。我就写了法轮功如何好的内容给了保卫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借了三百元钱,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乘火车到北京上访。当车快到郑州车站时,被乘警发现了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就在郑州车站被赶下了车,送回武昌火车站。十二月十九日晚上,被送回咸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在看守所,狱警曹迎九(女,四十多岁)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逼迫我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当我绝食反迫害时,曹迎九就和狱医李国彬(男,五十多岁)对我进行野蛮灌食:先把双手铐上,按头的按头,按脚的按脚,按腰的按腰,按肩膀的按肩膀,让人动弹不得,再用一米五长、指头粗的橡皮管,从嘴插入;如果不张嘴,就用钳子来撬开,或者从鼻孔插入。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曹迎九还打过我耳光;在冰天雪地里,曹迎九还逼我到放风场上冻好几个小时;曹迎九还逼我下跪……

二零零零年五月,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六个月后,家里被敲诈勒索了很多钱(勒索了三千元),我才从看守所出来。

二、咸宁市猫耳山看守所对我的迫害

从拘留所洗脑班回来后,我就开始做小生意,为了养家糊口,我做小本生意,卖饺子。

四月十四日,我照常出去卖饺子,饺子卖完后,我刚收拾好东西回家,南山派出所颜所长(男,三十多岁)就到了,要我到派出所去。我不去,颜所长就说:“你是反革命。”颜所长找到单位的董永祥,强行把我绑架到南山派出所。当时,我正在做小生意(卖饺子)。我想收拾完东西,这些警察都不准。真是做好人都难,他们挑起家人对法轮功学员的怨气,让法轮功学员的家庭不和。这是中共历来整人的恶招,使用的是邪党基因“间”字诀,想从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内部挑起矛盾。晚上我被非法送到咸宁市猫耳山看守所。

邹卫国带着一伙人闯入我家中,到处翻箱倒柜,把我家的柜子也打坏了,抢走了我的很多法轮功书籍,逼供我承认自己写过给他们和咸宁师专学生的劝善信,逼供我承认笔迹和手印是自己的。

在看守所期间,“五一”到了,警察们为了自己过好节,就给一批法轮功学员灌食。灌食时,他们把一个法轮功学员绑在老虎凳上灌食;还有一次,看守所要用两辆车送四个法轮

功学员与犯人到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去之前,看守所给几个法轮功学员灌食。吴宗斌带着狱医李国彬等八个男警察,给法轮功学员野蛮灌食。李国彬指着我说:“今天把这个死老太婆好好灌一下。”指导员吴宗斌走到我跟前,拍着我的肩膀接着说:“老罗,今天就从你开始灌食。”后来灌食迫害的阴谋没有得逞。

非法关押二十天后,警察就把我送到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三、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五月四日早晨,正在洗脸,突然二个背枪武警闯入监号中,把我从看守所架出来到大厅。在路上,邢所长就把我带着往好几个监狱送,一直挨到天黑了也没送成。过了四十天后,咸宁市看守所狱医李国彬和曹迎九再次送我到湖北省狮子山戒毒劳教所,劳教所还是不收。李国彬就开后门,要求劳教所收下。当时劳教所就说“暂时收下。”结果,我就在劳教所里被非法关押了十个月。

刚一进劳教所,正好是吃饭时间,饭已经拿来了,但不准吃。把我带到一楼,那屋里有刑具,一下上来八个高个男警察,把我按倒在地上,用二根电棍电击我,全身打个不停。

到期的那一天,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三日,咸宁市公安局邹卫国和我的女儿、外甥等上午九点就来接我回家,但是劳教所一直不放人,还想给我加期,一直到下午四点才放人。在劳教所期间,狱警能毫无顾忌地迫害我,其背后有狮子山戒毒劳教所“六一零”江成方(男,五十多岁,后来任湖北省洗脑班党委书记)的指使。江成方还威胁我说:“你要不转化,对你小儿子不利。”其意思就是要对我的孩子加以迫害,其邪恶至极,可见一斑。◇

唤醒良知停止迫害

